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李美 美术编辑：李静 校对：张燕
2023年11月19日 星期日 2259377E

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文物名：东晋鸡首壶
年代：东晋
出土年代：1983年
出土地点：中南林学院
材质：陶瓷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株洲宝藏

东晋鸡首壶 从祭祀走进生活

郭亮

“吉”谐音，公鸡的“公”与“功”、鸡冠的“冠”与“官”、鸡鸣的“鸣”与“名”又是谐音，因此古人常以鸡的形象兆示吉祥、生命、阳刚，也以鸡寓意“功名”或“封官晋爵”。

鸡首壶最早出现在东晋，是越窑、瓯窑的一种新产品，以后全国各地瓷窑都有烧制。西晋永嘉之乱，晋室“衣冠南渡”，把中原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带到南方，这其中自然也就有引领时代风尚的鸡首壶的烧制方式，现今考古发现表明，非止湖南、福建、广西、川贵、山东等地都有出土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鸡首壶，足可见此壶之风靡——专家分析，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鸡首壶之流行反映了战乱年代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祈望——尤为重要的是，鸡首壶之形制因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又因其有随葬的功能，所以这些细微的变化往往成为考古工作者对墓葬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

鸡首壶最早出现在东晋，是越窑、瓯窑的一种新产品，以后全国各地瓷窑都有烧制。西晋永嘉之乱，晋室“衣冠南渡”，把中原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带到南方，这其中自然也就有引领时代风尚的鸡首壶的烧制方式，现今考古发现表明，非止湖南、福建、广西、川贵、山东等地都有出土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鸡首壶，足可见此壶之风靡——专家分析，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中，鸡首壶之流行反映了战乱年代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祈望——尤为重要的是，鸡首壶之形制因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又因其有随葬的功能，所以这些细微的变化往往成为考古工作者对墓葬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

鸡首壶，又称鸡头壶、天鸡壶，晋时称“巵”，得名自然来自于壶嘴流部的鸡首形装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把鸡首壶，为盘口器形，颈较细长，腹鼓而扁圆，平底稍内凹，肩部附有两个对称方桥纽，鸡首直耸，鸡口为流，通于腹内，鸡冠有四尖，眼向两边突出，腹较直而高过盘口，作鸡爪状握住盘口，呈现四个爪趾，器外施满釉，釉色青绿，釉面滋润，其发亮的釉面有较高的玻璃质感，可见其形成于较高的温度下，器形十分规整。由于釉色肥厚，加上别致的造型，仔细端详鸡首壶，犹如一只嘴囊饱满、昂首挺胸、扇着翅膀、尾巴翘得高高的雄鸡，诚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鸡首壶的出现，与我国自古崇鸡的文化现象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之一，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武安磁山、江西万年仙人洞中，就曾出土过驯化后的家禽鸡骨。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有外形像鸡的陶器出现。鸡在古代是吉祥之禽，“鸡”的发音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攸县老街景



攸县县城十字街布商店旧貌



现在的十字街街景一角

湘东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湘东大市场外景

生命的来处

攸县十字街 一条街的源远流长

熊逸夫

该是攸城近代较早的商业发祥地，慢慢地才衍生到了十字街。

十字街，真正意义上来说，它的前世姓尹，是属于尹四胖子的。尹四胖子是个地主，来自莲塘塘乡。他把收租收来的银子在十字街购置和兴建了大量房产。据老人们描述，进十字街，整个右手边都是他的。他娶有五房姨太太，替他打理市场的有十几号人、十几把盒子枪。市场是尹四胖子的，每天他不出现，很多行业是不允许开市的。比方他早餐爱吃米粉，有一家米粉店每天第一碗米粉是必须煮给他吃的，他没来，决不允许客人先吃。不仅十字街是他的，攸城几乎也是他的，民国数任县令来攸，据说首先都得拜拜他的码头，不拉拢他是放不开手脚施展工作的。

左手边，一家大型木货行与尹四胖子隔街呼应。木货行姓杨，叫福茂木货行，供应着全城诸如打采机之类的农具以及棺材和寿材。杨福茂真名叫杨助臣，老十字街人叫的是他店名的店名。杨福茂和他父亲靠手艺出众做木货而发财，但和尹四胖子交集也能一团和气。据说尹四胖子从没收过杨家保护费。尹四胖子生前也像今天的企业家，偶尔也会发发慈悲做些慈善。遇到实在是美不起捞不上的租户也会免些租金，绝不像黄世仁。尹四胖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传闻是被枪决的，而上了年纪的老十字街原住民就知道，他是经不住折腾偷偷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成条，死于自缢的。

而杨氏家族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划为“手工业”成分，房产充公，同时收编杨福茂和他父亲为木工厂职工，一直干到退休。杨氏家族子孙昌，杨福茂大女儿杨强受过高等教育，嫁予福建富商定居香港。上世纪末杨强女士衣锦还乡，在政府招商引资的作用下，在攸县创办了康艺幼儿园，成为攸县第一家民营教育机构。

(三)

我大哥懂那么多知识的时候我还懵懵懂懂。我妈在十字街的街道压面车间上班，每天牵着我就拐角巨大的语录牌前经过，上班后就不再管我，我便开始在这个热闹的街面逡巡和长大。

我一般喜欢到靠西门下这边拐角的副食品商店去，那时叫果子铺。趴在地上，去柜台下看有没有搬进去的卷子钱。运气好的话，有时真能捡到几分钱。捡到2分能买姜葱，捡到5分算巨款，可以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小人书了。如果捡不到的话，那甜甜的姜葱的味道，会促使我运动无比乖巧的步伐，去靠东边拐角语录碑下卖纸螺子的老彭那里讨。老彭是我父亲的世交，祖籍在湘乡，他当过兵，在国军某部做文书，新中国成立前在衡山一带和我军交锋溃败，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逃奔到攸，讨了个攸县老婆，从此靠摆纸螺营生。老彭每天夜里搓纸螺子，白天就用粪箕挑到十字街来卖。我只要假装路过那里，煞有介事地叫一声伯伯，他就会高兴地摸摸我的头，立即从怀中掏出卷子钱来嘉奖我。老彭出手大方，有时2分加1分，有时竟然直接给5分，从没给过3分以下。一直给到他的

(一)

十字街，顾名思义是指两条街交叉的路口，放之四海而皆准。可对居于攸县县城的父老而言，说起十字街，专指南门菜市场这一块儿，别的哪里的两条街的交叉路口都不算。

在近两百年里，老十字街是攸城的主客厅。天不亮，人流就汇聚于此，把食品、蔬菜和物资从涑水河边的码头上一步步挑到这里，气喘吁吁，热汗淋漓。交易由此产生，牵牛的，赶猪的，播锅的，打秤的，打戒指的，卖老鼠药的，打人参米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画面苍老，民风古朴，像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

最早的集市多在水系充沛、运量发达的水边。据我大哥考究，明清之前的十字街应还在涑水中央。我大哥比我大很多，他通过他的建筑专业和见识能够还原出小城原来的地形地貌。他说涑水河古时候应该很宽很宽，宽到你无法想象，宽到十字街的位置只是它的河床。他说，原来有一段时期小城最大的首富曾住游鸭坡，因为在他小时候见过游鸭坡上残留的小城最大的古建筑群，叫九九十八厅。九九十八厅不是普通的十八间房子，而是十八栋别墅。九九十八厅的老爷那时候生意往来基本都靠水运，拥有自己的私人码头，这个码头就在靠东的陈家塘边，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东门老地税局的位置。我家就住在这里，小时候记得从我家后门经游鸭坡去建设路，依稀感觉是需要抬阶而上的，并且我大哥的回忆很充分，因为他亲眼见过当时建地税局挖地基时，下面全是河沙和巨大的快成阴沉木的老樟树桩子。地税局大楼不能建？怎么打地基？当时是请了专家做过方案的。

今天虽然无从考证，也少有人关注，但我觉得我大哥说得有理。首先，既然地名叫做游鸭坡，无疑旁边是有着一湾水的。再者，据史料记载：1500年前司空图率八十家眷从洞庭入湘江，逆涑水而入攸河，再从攸河一路溯水而上，进珠丽江，过南水，最终来到盘龙江边的麒麟山上结庐修行。我想，古时攸河和攸河支干的水量都可以充沛到让张真人携家眷泛舟而上，何况奔腾两百多公里的涑水呢？没有足够宽大河床的运量，又怎支撑得起2000多年前就开始建制的古攸县的经济和文脉呢？

(二)

岁月无常，沧海桑田，涑水日益干涸，终瘦成今日的模样。近几百年，涑水的东门码头到了铁桥边的韭菜树下，无疑交易也是在那儿开始的。早20年前去皂角树下感受，窄小的街道仍然斑驳着旧时光的影子，随处可见临街的橱窗和青石板路面。那

亲生儿子都眼红我，不知老彭怀的什么好意。

老彭的行当属于独门独家，偌大个县城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做这个的。纸媒子流传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老彭是这个行当最后的终结者。

(四)

那时候十字街正当年轻旺盛，我妈妈年轻漂亮。生活在十字街的居民走出去，会很很有面子，当别人问起时，多会自豪地说：我十字街咯！

那时候以十字街为代表的城里人都很神气，因为吃国家粮，可以招工。当时虽同在城关镇，但弹丸之地却分出很多专业合作社，耕地种田的叫联星、联门、联西、永佳，他们属于农村户口，吃农村粮；养鱼种菜的叫鱼蔬场，养花做茶的叫百花场，他们都吃统销粮，是不能招工的。唯有住十字街周边的才算真正的城里人，俗称街上人。

街上人优越感爆棚，但并不代表不勤奋。那时的家风讲究克勤克俭，虽然贫穷，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当我还在街中懵懂逡巡时，我的哥哥姐姐正在紧跟我的父亲，和街上大多数孩子一样，放学就在南门沙洲上担沙子、筛卵石卖钱。我三哥最肯干，曾因为挑担过重，把肩白骨都挑脱落下来。我三哥后来招工在环卫所，每年被评为县劳模，一直评到市劳模。可怜劳模过度，四十出头就离开了我们，他是老十字街当之无愧的熟识的身影，大家都记得他一张嘿嘿笑的脸，是我们全家人的疼。

我小姐姐也不错，她跟我三哥后面，十二三岁就能挑起一百多斤的卵石。我父亲每到月底，会用两毛钱来犒赏他们。虽然少得可怜，但我姐至今回忆仍乐此不疲。

(五)

我在街中逡巡着长大，时代也悄然改变着十字街的一切。首先消失的是老彭搓的纸媒子，然后是播锅、打秤、做卷子等等不计其数的行当。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挑沙子、筛卵石卖钱的痛和快乐。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十字街除了木货和当地天然的农副产品外，还多了打火机、墨镜之类的外来工业品，紧接着，花衫衫和喇叭裤也大量走向街头。我开始喜欢跟在大人屁股后面，闻那股浓浓的银像牌香烟的香味，也开始远远地眺望比我大的男孩子们，他们卷着头发，蹲在十字街路口老照相馆的屋檐下，对经过的漂亮妹子打着响亮的口哨。

有关我小时候对十字街真正热闹起来的终生印象，好像就是从这时拉开的序幕。从早上到中午，十字街一直水泄不通。人头碰着人头，身子挨着身子，走路不小心就会踩到前面人的脚后跟。

瞎红黑宝的不知什么时候也混了进来。我看瞎红黑宝的一蹲在地上，就像一个漩涡，一下就把人流吸引过去蹲成了一个圈。黑压压的人头好似牛脑浆滴中的杂草。而执手则像一杆苍蛇，伺机在杂草四周盘旋。执手是人世间的鬼魅。有一次我亲眼所见，执手将一个农民卖猪仔的一沓钞票从兜

里偷出来，不料没抓稳撒落了一地，全是十元大钞。路人本能地蜂拥哄抢，也包括不知情被偷的农民自己。当农民将捡到的一两张钞票装进口袋的那一刹，发现掉的原来就是自己的血汗钱时，不由当场痛哭，瘫地打滚。他的泪水流满了一地，浸湿了那段艰难岁月。

十字街就是在那一瞬间老去的。它太挤太黑，也太沉重了，再也无法承受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市场了。政府将工业品引流到大巷东路，成立了工业品专业市场，接着是在十字街北边拐角处拔地而起的梅苑大楼，之后的湘东大市场更是大手笔，一出手便是湘东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小城迅速北扩，摊大饼似的，一直推到曾经人烟稀少的北门顶上。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一夜醒来的十字街，再不见昔日的繁华。

(六)

多年以后，我从外地工作回来。第一脚踏进的便是我孩提时玩耍过的十字街。梅苑都不再年轻，商铺早已已经荡然无存。摊货场上流量仍有一点，可明显沉闷呆滞。街两面店铺寥寥，除新兴的水果店生意尚可，原生态的饮食店、南杂店、副食店十分钟光顾一个人，应付着原住民的日常所需。其他的，均是麻将馆，几乎成了麻将一条街，收容的多是在原地的十字街人。

菜市场还在，是周边刚需决定它还在。早些年政府试图规范这里，拆了后街的老林业局交给开发商建一个现代市场，不幸成了烂尾工程。里面的菜摊多数没能租出去，商贩仅围在新开发的大门口两边设点摆摊，交少许租金给代管的当地人。其他担篮子的仍在街边席地而卖，如生意不行，则散兵游勇般挑起篮子四处兜售。在老街住了一辈子的乡亲们，仍旧喜欢两边摆门匾子设摊的感觉，更喜欢担篮子的篮子里面的原汁原味。菜摊上的菜很贵，关键还都是反季、嫁接，甚至似是而非的菜。依然设点摆摊的南门菜市场，看似体量小了，但里面同样也有闹声发财的人。一对安徽夫妇，十几岁就闯到了这里，他们杀狗宰羊，主顾却非附近居民，而是县城里的诸多饭店。下半年一天就能卖出数十只羊和狗……

十字街永不消失，滨江路一修，似乎无端又多出一条血管，不断为他输血。我只要出去时间久一点，回来后立即就会来到这里。沿老街徜徉，从滨江大道去到东门铁桥边广场的一棵老樟树下坐坐。这棵老樟树，曾经树根都被河水冲刷得裸露出来了，洗成了一间屋。小时候游完泳我们在它的兜子底下避雨，衣服也脱在那里。幸好修河堤，如今将它像盆栽一样地保护了起来。这棵老樟树，长在渡口边，目睹了东门码头千年的南来北往。它和十字街一样，是这座小城的活标本。

老去的十字街，犹如一个做娇的巨人，体格消瘦了，但风骨犹存。他见证了沧海桑田，经历了时代变迁。他孕育了曾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和梦想。他老去仅是近半个世纪的光景，他脸上的皱褶里像光盘一样刻录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放出来，尽是乡愁。